長山縣志

十二

DS
793
S42
C4883
1801
v.8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N 29 1971

[redacted]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藝文志一 奏疏 書 文 論 約 議 序 跋

人文宣朗國史昭華紀實分條存蹟非誇或多義舉或倡名葩感今追古興嘆成嗟德耈詞勝文清理嘉雄圖擅藝已詎分搴問有餘作片絢雯霞志藝文 舊敘

奏疏

安置流民疏順治十年七月 國朝吏科給事中 王之楨 邑人

題為設法安置流民以固人心以挽天變事竊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蓋以民懷即天休也邇者霪雨為災河

水泯濫自山東北直沿河一帶城郭廬舍漂沒殆盡伏

讀

皇上修省祗懼並飭臣工各盡職業共圖銷弭之諭誠堯

水湯旱之咨警也然尤有可傷者北直被水諸處見今

流離萬民扶老携幼泥首塗足就食山東東省除被水

州縣外其餘秋成豐稔地方儘可招徠但廹於逃人之

法有司不敢留小民不敢收此數萬生靈非作溝壑之

餓鬼終歸水上之游魚耳臣聞之恨不能繪鄭俠之圖

而我

皇上知之當惻然其痛念矣仰乞　勑下該督撫速行文

各府州縣及屯道臣等使流民各投供單明書某州縣某鄉人男婦大小幾口實無隱匿逃人甘結該州縣等官卽照單安置或自食其力或代佃人田或願作屯戸者按口分地給種並可以實覈逃人情弊卽有一二無知者查出止罪本家此在流民固免餓殍之死在本土亦免隱匿之禍惟恃

皇上如天好生早沛 聖恩拯此饑溺亦消天變而錫景福之一道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請豁續報荒糧疏 順治十一年三月 王楨

題爲東省荒糧累民已久州縣開報不無先後懇祈

勅部查覆一視同仁以廣　皇恩以甦孑遺事臣伏覩
皇上軫念灾荒屢頒　明詔慈惠元元之至意真不忍一
夫不被　聖澤臣私切感激謂百姓不幸而遇水旱之
灾猶幸而生　堯舜之世不至遂捐溝瘠也惟是臣鄉
疊經兵荒濟南兖州東昌三府所屬遍地蓬蒿荒逃特
甚有司日講招徠百姓日思復業而荒糧不除包賠爲
累數年以來逃亡益多額賦益虧職此故耳雖經撫臣
夏玉題報曹州等五十一州縣然仍有荒同而未報者
祗緣駁查詳慎往返踰時故淄川長山齊河陽信博平
清平館陶臨清臨朐章邱等十州縣及平山衛滕縣所

雖續咨計部尚未具題而荒地最多過屬共知如新城
縣者仍在駁勘未蒙咨報也小民身在水火望救不啻
雲霓而查勘數年蠲豁無期此臣所爲痛心也乞 勅
下該部將續報淄川等處查其咨册詳明即照先題曹
州等州縣一例蠲豁而未咨如新城速行催報則成熟
田地不爲荒蕪所累而休養之餘以荒自墾正供自充
裕 國足民之計實在於此伏乞
聖鑒施行

副榜充貢疏 順治十一年四月 王 楨

題爲圖治以得人爲急育才以國學爲先謹陳副榜充

貢之法仰祈　聖明採擇事竊照　國家用人取之學校教育之方不可不謹年來申飭學臣嚴核士子亦旣海內蒸蒸知　國家重士之意而士亦知自重矣至于成均一區所稱天子之學尤四方之所觀型自古開創之主莫不詳爲立法加意作養因而實收得人之效史編所載不勝屈指也前禮臣條議監生免其納銀考取才德之士用充國學爲法亦善今行之已三年矣而直隸各省地有遠近殊多參差文義行誼果煩監臣駁查至今尚未有開送者而監中諸生屢經咨部撥歷今寥寥不過數百殊不稱

皇上愷悌作人之至意臣愚以爲國學養士與其取之選貢不如取之副榜爲甚便而至公也盖副榜之士糊名易書已絕請託風簷寸晷終鮮貝代況歷試三場則聖賢精藴經國石畫固已悉其抱負而見之文章且經數人參閱又非稍有才思不能中式者此或以一字差訛分房額足則是同一玉也什襲之珍卞人之泣其相去何啻雲泥即我

皇上憐才之心亦應爲此惻然也若用充國學人與其文現在不煩考較不煩駁查取之不勞而多士推服此臣所謂甚便而至公也且今秋闈在卽除以前者不論外臣

以爲宜預飭典試諸臣凡取副榜不拘房分但以文理優長不能盡收者爲主查照上科名數寧嚴勿寬仍將原卷解部以憑磨勘本生即起送入監與貢士一例撥班教習著爲定規如此則積學之士不至壅于上聞而首善之地立見濟濟多士之盛矣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並舊志

乞假終養疏　刑部尚書李化熙 邑人

爲謹陳廹切下情仰祈　聖鑒恩允終養事竊臣以齊東腐儒自順治三年蒙　聖恩拔置卿貳十年以來歷任工兵刑三部自揣褊短汲深毫無補于　堯舜之世

且恭承　聖恩隆重有加無已即捐糜頂踵不能圖報
于萬一何敢以區區鄙悰仰干　宸聽但臣有真實不
容已之至情不得不披衷上陳以祈
聖明垂憐者念臣母宋氏生於辛未年七月計歲八十有
三矣老病相仍步履維艱臣於順治五年曾祈假歸省
往返五越月即匆匆回部辦事記出門時臣母扶杖相
送牽衣涕零謂臣曰見歸期未卜恐此生不復相見彼
時淚隨言下臣今一回想一酸心也屈指別來又八年
矣兩地相懸千里繫心每有家報至不曰臥病垂危則
曰飲食少進總之年衰日暮不啻朝露風燭揆以微臣

人子之情實實有不能已於懷者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臣故敢披瀝上陳伏乞
聖慈曲賜矜憐放臣歸里俾臣得以定省晨昏調理湯藥以供臣母餘生則如天之
恩臣與臣母當頂祝生生世世于無旣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李氏家乘

鄉試廣額疏 康熙三十五年 月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 李斯義 邑人

題爲鄉試屆期恭請廣額以育人材事我
皇上聰明狥齊神聖文武山陬海澨靡不頌覆載之仁日照月臨罔不被汪洋之澤武功赫濯旣已建萬古之奇

勳文教宣揚當益宏九州之雅化臣遭逢
聖世無補高深一得之愚敬爲我
皇上陳之臣於癸酉科叨列順天監試竊見八旗英才蔚
起人文之盛美不勝收前國子監祭酒臣吳苑于康熙
三十二年題請八旗鄉會試廣額已蒙　皇恩允行欽
遵在案臣以爲八旗所加之額未足盡所養之材況又
加以三年長育三年磨礪乎兹值賓興屆期仍當再廣
皇恩使應運之成材皆得以登進此亦振興文教之鉅典
也臣又見雲貴撫臣各具題鄉試廣額前來奉　旨着
照該撫所題加額而兩江總督臣范承勳又爲江南一

省題請廣額業已上　聞臣竊以天下許之　京師首善之地成均國學之區諸各省會其被　聖化而長育英才者豈有異于雲貴雲貴旣已蒙　恩則　京師與國學以及各省皆應普視同仁

皇上大公爲心定不止雲貴兩省獨霑　聖澤至于增廣額數仰祈　睿斷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舊志

〈書〉

答劉果菴書　安致遠壽光

聶生至伏讀手札道所著詩經辨韵初成欲得弟一敍

歷下亦略聆緒音終以未見其書為憾弟嘗授詩至鄭衛淫風十九心憤其不然欲作一書辯其說而力未暇延陵公子歷聘上國而嘆衛多君子鄭以蕞爾介在强大間力能自全先後有桓武子產諸人皆一時賢公卿何以委巷流連淫媟宣驕形為謌言恬不知非而弗顧耶又其所謂詩者雖出于婦人女子之口皆其國之士大夫採其言而成文者也即有之彼何以略不為之忌諱而乃此唱彼和揚波助餤以待觀風者之採取耶美人邂逅之什盡屬男女狡童思我之章全為婚媾彼油油禾黍遺恨姣童滿堂目成追思彼美而一則憫宗國

之邱墟一則祈神明之妥侑若泥詞害志夫又何别于鄭衛耶故知風之當盡廢註而從序也嗟夫寃哉三百篇已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離者亂也憂者愁也當離亂憂愁之際無頭無緒若斷若整忽而哀郢忽而問天忽而惜往日忽而悲囘風忽而懷沙行吟忽而抱石沉湘此其爲文猶可以句櫛而字比乎譬如今有人焉枯槁憔悴死期已廹吊影寒潭以寫牢愁畫字斷壁以鳴哀怨而從旁乃有一人以臆爲斷曰是人中心之曲折離合吾盡知之也不幾乎愚而且妄乎而况于生不同時者乎善乎馮開之先生讀騷之言曰惟當掃地

焚香兜山帶水不偕入于人間竟遊投於芳草而考亭朱子又爲之逐斷分晰曰某也興某也比某也賦此何異于三百篇之鄭衛泥于詞而盡爲滛風也故不如盡空其說而歸之于韻韻心聲也由心而著于聲由聲而有其意使萬世之下讀之玩之詠嘆而滛佚之古人心之所在未嘗不可以意逆而情合也昔宋晁氏謂近有一僧能以楚聲讀離騷楚聲可以讀離騷則非楚聲之不可以讀離騷也明矣彼十五國之詩不又當以十五國之聲逼之乎吾知辯韻之書出而漢箋宋注可以盡廢矣足下生轅固里中固當努力風雅以紹絶學藥生

令兒聞已鬢髩如銀醒虹堂中顧曲辨撾猶昨日事耳
回首已經八載令人焉得不速老也自注果菴名孔懷長山人精于考覈顧寧人常主其家與之辨疑析義所著有四書字徵五經字徵詩經辨韵范文正公流寓長山考等書俱已刻布晚有二子俱早夭祇餘一孫不知尚能寶存其遺稿否言之潸然。紀城文稿

文

祭范文正公文成化十二年九月　明山東學憲畢瑜　貴溪

嗚呼公平生應昌期秀鍾光岳王佐之才真儒之學先
天下憂後天下樂出則澤被生民入則風生臺閣侃侃
封章天子動容凛凛甲兵西戎膽落於乎休哉千百世
之下聞公之風誠足以廉頑而敦薄悠悠雲山兮隱隱

城郭實公故都兮視兮猶非有祠妥靈兮民懷先覺公來格兮千載若存我慕公兮九原莫作嗚呼休哉尚饗

季試告諸生文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 國朝本縣知縣孫衍 嘉善

盖聞烏絲綴玉人文闢氣運之隆湘管飛花靈秀得山川之助故溯醇儒于西漢賈董齊驅景才藻于東江陸潘並轡欲飭絃歌之化當課士以維風巽入嫻雅之林必因文以考德況長邑爲濟南勝地廣川實山左名區長白峰頭不乏雕龍之技於陵里畔夙多綉虎之才麝墨方研佳著與梨花爭艷瓊牋乍劈鴻章偕泉水同清本縣武水凡材魏塘下士識未窺夫牛豹志雅附乎伏

鸞診製錦于茲邦豈是懷中之錦漫裁花于異地非關筆底之花雖樽酒論文竊喜初心之可遂奈入闈校士以致有志而未遑（癸巳二月下車四月即奉取分校武闈）茲者節届朱明時逢竹醉因勾檢簿書之暇訂衡文角藝之期凡茲藝苑文人黌宮碩彥或春風雪影映一室之青釭或秋月螢光吐半簾之白鳳文堪擲地鏗鏘巳協乎金聲氣欲凌雲藻彩應迷夫華綺至於控龍驤于赤水會推才略縱橫纘鳳羽于丹山還羨英年奇俊苟佳篇惠我何分文武以殊觀使雅製華余總等生童而一視更有明經碩士太學名流看上苑之鶯花情文並麗讀六堂之書

吏才藻彌新好槃霜鋒用披雪繭伏冀其投珠玉如現
疊市于行間俯惠瑱玕恍覩雲烟于楮上縱品題鮮當
敢丹黃甲乙之輕施而獎賞有加亦寸綺零紈之足寶
將見編成緗帙徧薰芸葉之香并願鐫入棗梨永重雞
林之價

酧邑神文 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 孫衍

竊照名亭誌喜快九野之春回占麥呈祥欣千村之澤
徧盖玉露香霖之時沛庶能有幹有年五風十雨之無
乖方慶多稌多黍茲者時逢閏夏雨澤愆期孱眉朱明
炎熇滋盛榴花照眼紅英迎烈日之暉柳帶垂腰翠黛

鮮祥雲之色習習風微少女黑蜧難飛煌煌影掛長虹商羊不舞以致南畝之土膏鮮潤幾令西疇之禾黍將燋衍化雨無才搴雲未逮寅清莫展深慚力可回天將享多愆敢冀誠能動地睹此雷聲絕響何來紫陌之膏電線空搖孰起白壚之坼情深蒿目時切焦心敬擇本月二十二日招同僚屬莊設祈場禁止刑牲克體好生之念肅清壇坫聿殷省過之思仰賴尊神俯垂鑒佑丹誠上感響應在陟降之先悃愊下通弭祓在禨祥之外青詞乍展旱魃潛形心炷方焚陽烏斂曜卽于是日大沛甘霖黃昏亂打梨花清夜徧零梧葉並隨屏翳無須

仙子行雲輦動豊隆自有阿香推轂滚滚檐珠灑落衢殘滿沼荷珠翩翩石燕騰空驚散一簾語燕綠疇帶雨行看稻飽琅琊紅粟翻風佇見香含實穎倉箱遂登于大有穮穮預兆夫豊年從此百里滂沱兼泉不竭四郊需足古井皆波雖荷上帝之宏仁實賴尊神之覆庇矣

論

漢蘄丁公論　見唐文粹　　唐著作郎皮日休竟陵

忠之爲稱也盖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懼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于公不揚名于私豈猜懼之足入乎上有恩愈乎進不愈乎退

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怯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悻生而往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愌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聽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是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而貳其心者也上有間怯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愌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由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

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歸之命也悲夫

漢斬丁公論 見通鑑

宋温國公司馬光 夏縣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

也及貴爲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人臣者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安久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于活巳猶以爲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約

力行教化約（康熙五十二年二月）　孫衍

爲力行教化以期不變事照得爲政之方教養兼舉牧民之道仁讓宜先是以三物六行之修孝弟力田之訓

古來良有司未有不以此爲首務者況今
聖天子留心化育雅意作人既頒
聖諭十六條俾六字之內家諭戶曉復
御製訓飭士子文以鼓厲黌宮振興文治大哉
王言詳且盡矣爲有司者奉行不力素餐貽譏其何以告
無罪乎本縣下車伊始見長邑士民率多樸茂之風號
稱易治但琢玉成器易椎魯以文章轉喬野爲禮讓文
翁化蜀非曰能之竊有志焉今與士民約每逢朔望先
于明倫堂講讀
訓飭士子文畢即遠詣村鎮居民萃集之所宣解

上諭十六條各鄉以次親臨寒暑無間爾士民尙其爭自
濯磨讓畔讓路共成君子之鄉足徵王道之易毋得視
爲具文褒如充耳負茲本縣一片婆心也

創設義學約 康熙五十三年正月　孫衍

爲設義學以收孤寒延塾師以廣教育事照得本縣治
長以來課試疊行寒暑不輟生童亦各爭自奮勵日異
月新士氣之伸文風之盛固計日可俟矣但念民間孤
寒子弟無力從師致多暴棄少年失學老大徒悲良可
憫也本縣忝爲父母責無可諉因擇地西關外建設義
學延請塾師朱漢歲捐俸入以備脯脩專訓孤寒子弟

仍分經學蒙學兩席俾粗知字義豈不識之無者皆可負笈來遊安心誦讀門墻廣而教育宏則父兄之教能先庶子弟之率克謹本縣竊有厚望焉

議

折畝議附

國朝河西副使鮑開茂邑人

看得則壤定賦額在全書下有惟正之貢鄗上有經久無弊之制非可輕議增減者也延屬沙漠極邊所歷多荒岩窮谷加之疊罹氷燧斷井寒烟在昔四畝而折一畝或五畝而折一畝者正念此磽瘠之地凋瘁之民胼胝餘生不忍重困未可與畇畇原隰同日語耳自興屯

揑報之後鄜屬一州八縣按地起科遂作定額昔之四五畝而折一畝者各畝其畝矣四五畝而辦一畝之賦者各賦其賦矣有司奉 功令爲考成窮民認虛浮而賠納輾轉苦累力盡骨枯年來上下勘查屢駁屢控無非欲爲邊塞遺黎請一旦之命畧圖休息耳本道目觸凋殘業將三川折正前由通詳各憲現在行查乃鄜屬之虛地浮糧尙勘懸未定剥膚之痛呼籲頻年所不得與甘膚兩縣邀一視之仁當亦浩蕩 皇恩惻焉動念者矣莫非王土去其揑報之數則計畝成糧總此窮黎免其賠累之艱則歸輸恐後益以見折正之舉實大利

大害所關民生之休戚與 國賦之盈縮所賴于各憲

臺 題請一疏以日爲歲祲之疾痛呼天情非得已實

未敢輕議增減者也陳一議以備採擇以俟將來查報

則鄖民其有瘳乎

序

舊志序 隆慶四年二月 明禮科給事中王之垣 新城

古者國有史史必世官官惟世故專專則實而審公而斷傳之天下後世而不誣今之郡縣蓋古列國之變然不得爲史而志作焉志無世官則于誰而可爲令者能修之以時無廢前傳無絶後載而又采擇以求實去取

以求公則文獻之徵於天下後世者是亦史爾長山乃濟郡屬邑當青齊之衝據山河之勝甲視他邑是志之不可以已也故志疏脫無法嘗爲文獻之一慨玆隆慶四載邑侯韓君乃取故志釐新而學博毛君又從而交之客有曲子遷喬王子汝礪甘子軾劉子居易王子櫝持其志凡若干卷請余叙余惟志非史史之類也說者謂今之志者剽藝公穀僭擬春秋其失也妄纂組班馬祗效譏評其失也謬摭蕪聱瞭紛采譜乘其失也雜是志之作旣實且公其庶幾免焉是故境土城郭建置沿革足以考證而地理明風俗之變政教之施人物行誼

之蹟足以鑒察而人事著災祥之來足以示懲戒而天道顯仰以觀乎天中以理乎人俯以效乎地則治道具矣善哉其古之信史乎夫大庭廣殿揖遜雍容而本于束茅表位之綿蕝業虡參差籥羽交互而原于瀹鬍土壤之金石然則是志之作豈獨為目前之談玩已哉固將使觀風按節者開卷盡在目中比入境則歷歷指數不煩訪問而得其實他日采于國史傳之天下後世足徵文獻韓君其大有功于長山矣哉韓君為政卓卓有聲茲志特其一節耳故敘首簡

舊志序 隆慶三年 本縣知縣韓希龍安陽

粤古海岱二氣靈灝融結乾樞坤軸自有生者知爲大
垠中奇物會而爲聖則營邱鷹揚尼阜麟紱同歸絶跡
齊魯一撥土丁斯世幸偶躬逢履茲怏睹從漳洹覊旅
寓目長山自隆慶戊辰徂夏抵任見其地東自金嶺鎮
之西西自滸山坡之東中央如礪相去百里平曠膏腴
誠爲樂土中惟間孝婦河一衣帶水發源顏神鎮口迤
邐南來抵于城下北直天門會于小清河以迨于海縈
紆銀碧一瀉無停雖時爲潦拍之勢循常襲故爲利者
漸被無窮也且士風清修民俗朴魯蓋自仲子勤履寒
纑不涸蓋藏茹素甘貧峭厲儉約此風猶固而范希文

起自窮窶達于將相矯然氣節直與長白爭高故治號
純雅余甚安之欲得信史一覽淮執故典庶可稽實考
詢獨無名家及得二史成化年危公澄嘉靖年陳公慈
然皆廣文抄襲魚目之什深爲可鄙危也濫而苟其失
也滯陳也俚而鄙其失也腐乃知大方不易多得遂謀
于學博毛君溥楊君思孝李君光先志實相符深以爲
宜謀舉成事始于今年之春迄于冬底乃成全書爰進
士大夫耆老等告之曰諸君其知之乎昔之典謨訓誥
何者非史春秋一筆萬古如日公而實徵而彰婉而不
惑六籍至言莫可尚已他如遷史綜覽百家班志後先

揚蜀亦有可訾他尙何說哉故傳曰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二者不可偏廢方爲信乘試以今考之如輿地建置則綱而有核者可紀也如祀典往蹟則昭而易復者在迹也如食貨職官則費而且公者理如也如選舉人物則賢而世顯者秩然也如禨祥藝文則徵而論志者無訛也推此而論政上可以數施推此而治民下可以損益宜因宜革或張或弛不于志而得之也耶故有志之傳辨毫髮不爽者執一以御百慮耳余賴東土多賢愧不能如單父之治尤幸此書之成得爲他日左券後印視爲公案頻繁補備亦有裒益倘信古總龜

擬此同於覆瓿亦惟先後枘鑿能免夫一噱爲哉

舊志後序　隆慶三年　教諭毛　溥崑山

余實中吳畸人晩拔一經得以升斗沾祿在中州夏邑者五年獲遷秩焉蓋嘉靖丙寅也繼今聖天子龍飛春仲始抵長山初以山海之遊爲志勉就青氈殊多齏鹽蹇阨耳歲在戊辰屬漳河韓侯適綰縣篆厲精恪職廉謹公勤實漢之循良也首以縣無明志爲歎謂三人職當校吏兼錄文學遂委鉛槧溥叨居先不敢自嘿乃言曰侯誠知首務哉凡覩象而先乘者莫要于据摭故動皆有稽令肅法齊不爲孟浪况百冗務苟非勾稽不幾

於叢脞耶乃始于春而迄于冬聊爲抽繹粗識章程雖
有危陳二志繁瑣猥陋不堪入格一惟以侯之所定品
式詮輯蒐蘿悉有矩度溥惟循行數墨耳試有一二亦
敬陳之如陳仲子但可爲於陵孤介之士不當顯于人
物漢雍齒但可爲乘時功名之徒殊非蓋世三傑姜從
式之知人信如龜蔡碑碣不磨范希文之復姓昭如金
石靄旅何疑會仙峰乃贊堂嶺之别名讀書處止于僧
舍五龍堂乃天井泉之創建講學所豈及僻隅不謂堯
物猶存舟舫千載如新慨有古泉宛若陳封三齊世裔
石婆跡祠向爲埋沒星化事古久矢採聞孫少府緝志

莫伸當爲别白女郎墓傳言未必終是謂疑城陽之斜
褒而前必入風之利于離位孝婦之透迤而北惟一水
之抱于乾宮據地圖而有辨考前志之多訛溥等職屬
分理豈可不爲涇渭耶乃取名家數十種各擅所長匯
而成書大之而經國井野堡聚村落小之而動植生産
水陸貨殖條分縷析巨細畢舉觀風者罔不信焉庶幾
乎具目矣此皆侯之經緯有章百惟就緒推此一志可
以達官政可以理民瘼守經通變易如指掌他日名垂
國典功載旂常皆今之故步豈阿匼語耶若雕蟲小技
竊爲校讐溥實主臣而二同寅力能驥策謙退居多實

同勤事也乃書其日月云楊君諱思孝號心田河間肅寧人李君諱光先號西泉太原盂縣人

舊志後序 隆慶四年十二月 教諭李應龍 安州

長山志成志序悉備蓋足以昭紀載而進國史矣余復何爲而有䟦哉非敢䟦也因其所自始而及其所由成以明作者之苦心不容泯也長志之作自戊辰歲韓公來令吾長謂舊志不足以載而更新之於時邑庠前諭毛君溥纂集考訂公則總提綱目而躬爲裁正於是事核文直眞爲實錄見諸序所稱者不誣矣志成方祥今年秋七月北邊告急議下天官擇取郡邑守令賢能者

補邊郡公以撫按交薦遂調虞靈令蒞任及治最而調
邊方實則捍邊陲而藩四國也公則毅然勇往但深以
此志未梓爲憂乃命邑佐黄君波邑傾沈君經邑庠訓
李君光先而亦下逮於余且遺俸金十五以梓余與諸
君奉命遂偕庠士徐子登泗呂子應陽李子庭蘭宋子
思明吳子三省輩亦各捐金鳩工趨事夙夜勉爲大雪
隆寒無間鄉士大夫咸共濟而樂其成冬十二月初梓
工於是告成矣噫事有作斯有述欲善終惟其始公之
始作是志而終令庶官庶士成之可謂述作兼備終始
一德者歟志成而長山之紀載永垂不朽公之功德在

千萬世矣豈徒一時之美觀而已哉公賦性精敏存心仁厚政善而民安教行而士作且其釐革衆弊廉幹無私調廣靈之日士民號泣遮留弗克公雖已去以志出於公修不敢書於職官名下謹附於此以俟後日之註於宦蹟云

評於陵子序　徐渭

徐子曰言身文也身隱矣焉用文之知言哉不觀翡翠之自愛其尾乎尾長丈餘五采俱備遇日鮮燄異常欲棲先試其置尾地深居簡出非箐篁嘗翳弗居疑人影即縮尾不見獵者狡藏利刃於草急斷之廚斃於臍蛇

虀於珠卽不平曷鳴乎於陵子自命出世者也今其書十二篇具在（篇目曰畏人曰貧居曰辭祿曰遺盖曰人間曰先人曰辯窮曰大盜曰蔓葵曰巷之人曰未信曰濯園）如蚓以無腸生啼蝶以無板漫拍陋矣雖菖蕨羊棗與八珍九醞同於悅口顧趣舍異路也況如渭之骯髒白眼一世者哉但嗜痂甘路癖亦隨人水激風鳴何嘗有意天地間嶔嵜歷落之致正須牢騷倔强之人出之不容禁也則子終實獲我心矣發篋簏得之偶取展玩愛不釋手正如腼膏炰炙之後而忽進以水陸草藻卽螯吻裂鼻縮舌寒齒而野趣奇情嘗者自解謂人人盡好之不能謂人人必不好之亦不能也因發之

剞劂以公諸同志者渭序

文長徐先生評於陵子序　　陸尙友仁和

陶會稽稱袁中郎爲田水月子之桓譚不知文長公之爲田子縱桓譚久矣徐子越異才肅宗時渊闘金陵俱中倭患都憲胡梅林公檄汪蘊徐俱出密計與陸務觀齊名而其鐵骨錦心雄才大畧則過之今時人人尸祝不待言文集行於世有集關録櫻桃館録莊子内篇參同契黄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有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又爲人弁文首敘四十餘篇惟評於陵子書及敘逸焉予向特耳食其有是書也今歲綏之吳生

問字于月脊居其先數世俱以名進士爲清白吏有泉亭水部二集行世皆以高古博洽聞故其留空囊四海而架上遺籤不減李侯二酉張家三篋予時過齋頭偶見一帙拾而觀之則文長徐公評於陵子也讀竟感歎再三予謂吳生徐公生嘉隆間與令祖 公當同時此書世不恒有而子獨藏之豈當時亦聲氣相求文名伯仲者耶奈何以覆鉼終也不數日吳生梓之揖予曰此刻即先生意也問序于予予遂弁之以上舊志

李長白先生文集序

大學士 劉鴻訓 邑人

長白之有李先生與先生之足著長白迄今何曹曹耳

始以余距先生立朝及先生沒逌余有知且七十禩矣余卽不盡知先生猶可考信夫鄉國史乘及故老裔葉之傳說乃先生竟以不易名故令後來者表𨼆之無從意其時內怵于　皇之震讋而外抑于柄相之嫌妬庚戌一罷殊用惴惴故家笥所存僅僅持斧諸奏蓋自入爲棘卿佐地部歷三尙書視事九年所條上諸大政當不翅百牘可藏也豈其一炬付之不欲與廟畧爭可否邪余一二忘年友爲余談先生頎頎愿質之狀則東山歸卧後語耳因念頎頎愿質之人無厚賄貽子姓必能抱忠吐亮毋負申甫嶽誕之竒斯人倫之鏡百世不爽

者也偶簡朱雨厓侍御鹺政一志稱先生按兩淮時禁約十二事喜而詳之然恨不得見先生著作之全歲丁巳爲余請告抵里之明年先生孫太守元沠氏始持所梓先生集問序於余余即𢑱卒業且喜且憾爲太守扼腕歎惜久之曰何寥寥也比把玩其所爲郊社合祀之儀鹽法芻畜力役河渠邊防諸執奏則又躍然而起曰是劉生所謂抱忠吐亮不負崧嶽生申之奇者乎夫立言者選選不衷不度無尊上毗下之肺肝而强以綴衍薈蕞之詞自䕶其職掌即宮商應而元黃錯焉所用之且古顯人喆匠用以鼓吹休明斧藻人代者必別具一

道上不詭之氣而盡去其風華故曰壯夫不為也宜先生之質直篤摯恥為雕蟲乃爾邪昔人謂顏魯公之於書在尋常指爪外余以先生之文似之據所梓奏疏二十有三四記一策詩歌三十七一誌一表七誄告并先生季子所序二年譜暨楊宮允劉大司馬所撰誌銘咸附昔余之借以知先生者然烏足以盡先生哉史訓氏曰抑聞之不朽三事言亦末耳先生以列星之望廸德建標不遺餘力亡論其他即所發淮之隄羨八十餘萬守荆時悉以沙市稅金抵宗廪之乏築公安監利大堤百餘里秋毫不入可謂毅而介恬而能堅矣余陰有以

心謚先生徯以巽日聞諸秩宗嘗持公册而乞也是先生七十年後一知巳郎以傳先生可也姑因太守請而弁之四素山房集

皇華集序

柳根 朝鮮

皇明受天命爲天子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寸地尺天莫非屬國惟我康獻王立國之初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命國號曰朝鮮盖以我東藩爲殷太師肇封之地故仍其舊號視若內服自是以來朝廷凡有慶慰必揀選使价須詔若勅先於萬國東人以爲寵夫天下稱慶如册封國本誕生皇子皇孫不一其事而惟登極爲莫

大之慶聖人作而萬物覩其誕降德音固宜極天下之選而遣之自景泰倪馬暨嘉靖唐史琪璋令聞皆可爲矜式至于近世隆慶許魏萬歷韓陳儒雅文采猶在人耳目前後諸老先生高躅清芬久而未沫長使東人自不能忘天啓元年夏翰林院編修青岳劉先生禮科都給事荀江楊先生奉新皇帝之命來宣泰昌若天啓登極二詔勅斯又曠世所未有之盛典也伴送使李爾瞻回自西路蒐次皇華集一帙以進我殿下受言嘉之惟遠傳是圖即令書局印之命臣爲之序臣竊得以卒業焉是集即兩先生所賦詩若文也間亦竊附東方人唱

酬之作古者有採詩之官國風取曹檜周詩編魯頌今其述此意也耶至如觀于太學招諸生賜書籍與紙諸生獻敬以謝是則前代皇華集之所無也吁亦盛矣兩先生或盛之玉堂或立于殿陛職親禁地官以諫名居則贊皇猷出則揚休命者乃其職也况其流風餘韻足繼前人者乎今茲至於斯也肅敬將禮周旋中規東人動色快覩鳳凰及其竣事而還也袞衣不可見甘棠不復憩東人悵望莫縶白駒我殿下欲報皇恩則昊天罔極欲留使華則賔不顧矣其所殫心而致力者只在廣布皇華集使兩先生詩若文出於游戲翰墨形於咳唾

霏屑者長留于宇宙間以爲東人詠嘆景慕之地宜殿
下若是其拳拳也臣竊念兩先生出疆之時已有邊警
入國之後遼瀋失守道路不通僊槎之返不于鴨綠而
于清川龍節前導海波安流河伯馮夷擁衛後先越遼
海抵登州如履平地以達天闕庭不負孔聖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之訓是豈但以發於性情而爲治世之音鳴
大雅之盛而已者哉將見敷奏明庭洞達邊情使威靈
震疊疆埸晏然則兩先生使乎之稱愈益彰於天下後
世矣臣仍竊伏思之往在萬歷丙午春翰林院修撰朱
先生刑科都給事中梁先生欽承寵命頒元孫慶詔于

小邦臣於是時猥受遠接使之命至于今日獲遇天下莫大之慶叨奉王命託名卷端以垂不朽又何其幸也是歲秋七月既望朝鮮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柳根謹序

先大人以天啟辛酉偕楊箚江奉詔賚朝鮮朝鮮固文物邦也君若臣雅尚文墨一入彼疆遂多酬和纍而成帙如集中李觀松朴叔夜輩咸以博贍稱而柳公根亦其選也其國主令弁集首畧悉出使顛末殺青繕寫一一精妙彼中以爲龔寶而中朝未能博傳茲揀先大人遺稿付剞劂而皇華集歙爲一編其楊

先生及東國諸公作以繁委未敢該載仍書柳君一
敘亦不沒屬國文華之意并存其真切云爾劉孔中識本書

文正公流寓長山考序康熙十二年國朝邑令南之傑蘄水

葢觀古來名賢碩彥德業標炳代不乏人其在一鄉則
一鄉重在一邑則一邑重在天下則天下重毋論當時
雖千百禩而下往往艷慕其人凡轍蹟所至靡不播諸
篇章曰某也生於斯某也長於斯某也流寓於斯援引
附會或爲山川生色或爲鄉國立隆比比而然遂使古
人之履歷反以僞而眩真若范文正公之少長于於陵
其較著者矣倘有青陽之贋豈不異哉余弱冠時曾從

先君子宦游山左欲窮齊魯諸名勝披覽統志因識長白山寺文正公之讀書臺在焉慨然想見畫粥斷虀遺事悵未遑領略其勝概今幸承乏來膺民社之寄得躋公之祠而尸公蒸嘗之鬯豈非大快事及見嵩碑林立捫讀博詢而邑友生劉君孔懷遂以是編示余余曰唯唯亥豕之失古今同嘆雖然丁池州之記又烏足以眩眞也哉其所稱靑陽長山者大都宋室南渡以後朱氏之子孫間有流寓其地者因以淄州長山遺蹟之名名其山以記之耳非有他異也夫事必求其可稽雖百世而當明矧文正公去古未遠載籍班班具在劉君博雅

嗜古悉從公年譜本傳誌集中考訂精詳辨晰寧有疑義歟得益都孫相國淄川高少司寇兩先生之論定而益著余知後之尙論者當以是編同垂長白山於不朽云

文正公流寓長山考序 康熙十二年 相國孫廷銓益都

晋人以來江南有一種風氣凡遇北客輒以傖荒題之然陸士衡既失之於左太沖當恨其下議太健取笑當時也若又鄙薄其地至不容有一佳客如丁池州之辨長山徑載范老而去及見劉君此考又欲敦舊館人之好案圖索記孳孳留之夫范老旣江左偉人則衆人之

爭之留之亦無足怪但議者謂歐陽神道碑所稱長山決當邑舉似非鄉亭且樓鑰諸賢宋人亦南人也又皆實之以長白山醴泉寺之迹則友生之案圖索記孳孳留之爲不謬也夫衛子鮮之托于木門齊慶封之聚族朱方推其事蹟客固能榮辱其僑居耳豈僑居之足以辱客乎則長山之是淄非淄與醴泉之有范無范亦無足多辨者而其言已如此矣外有少司寇高珩序文已入淄川志不備載並書志

范文正公流寓考後序　張爾岐　濟陽

宋范文正公少居淄州長山及讀書長白山寺諸蹟本無可疑疑之者自丁黼池州祠堂記始友生劉君取公

年譜手牘碑記誌銘參考掊析凡數千言於是公所居之長山確非池州青陽之長山而吾東國之被公他耀者非强援爲重者比矣余初邂逅劉君見示是編讀已慨然念公遺烈使人慕悅一至此又念世之遇疑而辨能博徵近察以求是惓惓於古之名世大人而不置者此其中存艮未易也因書數言簡末還之本書

鈔訂邑乘續畧序藁本未刻　刑部尚書王士正新城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截遂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纂修

皇清一統志開館　禁中先是相國曲沃衛文清公亦有

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一代之鉅典也長山爲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近百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網羅放紛集文學之士披部就班臚件繫發凡例而身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余惟志之昉也其禹貢乎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志其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納焉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録之流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分志之一體

者也十洲洞冥真臘佛國之屬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詼詭者也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安陽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無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贍而旨潔徵因革知要害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爲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是也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

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爲是志也精而要贍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陽武功並傳藝林亦足爲他日廵守采車之獻矣余故樂得而書之

鈔訂邑乘續畧序 藁本未刻

本縣知縣　錢士炎　山陰

邑之有志非徒誇山川之勝城郭之雄食貨之美也葢將以闡發幽潛蒐羅遺軼俾後之覽觀者撫往事而流連聞徽風而興起上之助

朝廷勸善之典下之動斯民慕義之心頑者因之以廉懦者因之以立志之所繫誠大矣哉倘有所創於前無所

續於後非惟名公鉅卿文章事業湮沒不彰為可惜即閭閻闤闠之中行誼可表而竟無人焉以傳之斯亦有心世教者之所憂也長邑志書修自明之隆慶迄於今百有餘年其間山川城郭食貨之類固無大更革也獨是人物藝文可紀可傳者代不乏人顧忍聽其泯泯無聞與朝槿露華同其萎落矣乎矧今

聖主在御六合之內罔不來王海外臺灣咸登版籍車書一統之盛古所未有近奉

詔旨繪天下輿圖徵郡邑志書付史館纂修甚盛典也守茲土者敢不以修明廢墜是亟哉顧其事亦甚難矣忝

華秋實採之近名則失之浮稗官野乘核之不精則失
之僞苟非聞見淵博識趣高明卓然備一代文獻者其
孰能任之鄉先生太常王公長邑之望也余從簿書之
暇造謁訪求公蘧然而笑曰予有心於此久矣因出一
編以示余則邑乘續畧也讀其文典而核稽其事確而
詳有關世教者雖微而必録無裨觀摩者雖盛而弗傳
筆則筆削則削信而有徵蔑以加矣余受而卒業焉不
禁擊節起舞因請於公曰志成矣曷不出枕中之秘以
光梨棗乎公曰噫嘻是予之素心也憾力不能耳余進
曰余雖不敏忝牧茲邑敢不竭蹶首倡以襄厥事用是

博謀紳士衆議僉同已而匆猝去官事不克就悵惘者久之顧梗槩具在後之君子覽斯志者可以油然而興矣

鈔訂續志序 葉本未刻

本縣知縣陳憲祖南海

長山邑志修於隆慶中歲久闕文所鋟之版亦剥落不可復辨故例按部使者至屬吏進城圖志書以備採風今且不能自識而欲當事據以考證豈理也耶一日太學吳君長榮授予一鈔本并舊志之稍可辨者二册予忻然受之曰此百世文獻也午夜篝燈手纂目覽參稽公牘博訪土風分採合編積數月之功而篋中鈔迹已

覺成帙兮既自慰以爲可以進常事矣而復星然有所思葢長山爲禹貢青州之域泱泱大風師尚父之餘烈猶有存焉者誠變魯至道可復覩三代之隆乃習尚不移流風莫挽急功利而喜夸詐迄今千百世不變抑又何歟予承乏茲土自愧不能化俗惟取制度典章之廢墜者而修明之忠孝節烈之湮沒者而表揚之使後世有典有則以勸以懲下有淳民上無稗政兮可藉手以告無過矣惟是兮固陋不文未嘗開局延文學君子參互考訂以軌于正尚非完書倘有以教我俾修飾潤色黼黻休明豈惟兮一人將國中均受其貺兮於鄉賢大

夫士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裒集舊志全本後序 康熙五十二年十月 總鎮 王應統 邑人

長邑志修自隆慶三年者原有二册上册一百七葉下册九十葉板已散亡僅存八十三葉字復糢糊難辨癸巳仲春孫侯來蒞吾長郎命余博訪原志以憑接舊續新而完本卒不可得一日友人手携數卷而來詢其所自則云七卷以前康熙癸亥歲得諸王處士淇之手十卷藝文又於乙丑中秋日自曲錫九監生敗簏中檢出者也合而計之尚少八九兩卷人物災祥茂由稽考終屬憾事正在急徵未得之際梓人朱忍忽以杜監生箴

所藏舊志八九卷託余上諸邑庭而後嘉隆以上之人文乃秩然大備矣余嘉孫侯重修邑乘之心旣專且銳而舊本之缺而復全竟若有天作之合者爰敘其事於原書末簡而拜手以獻云

邑志原序

康熙五十五年 邑令 孫 衍

邑有志所以紀山川之險易城郭之變遷風俗之厚薄土物之豐嗇與凡人文盛衰政治張弛皆於是乎在俾千百年來犂然具備可信可徵稽圖按籍瞭若指掌而于此識因革審異同究利弊綜損益是不獨攷鏡得失之林要亦宜民善俗之先資也且夫長山固齊之勝地

也于山有長白之高于水有孝婦之深于人有陳仲子范希文之後先輝映聲名文物甲于二東豈若天末荒區海隅僻壤其地不足紀其風不足採邑乘之書可在若有若無或斷或續間者比哉顧視事之初徵諸舊志其書僅什存二三字蹟又俱漫滅不可復辨葢自故明隆慶中韓侯希龍修之歷今一百五十餘年斷而未續余閱竟憮然謂苟無志何有邑苟無邑何有令信史攸關奈何零落至此則有司之過也銳意修舉而或者難之以此一百五十餘年間桑田滄海城市邱墟幾經變易而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行事可以壽天壤光日月

而姓氏無聞芳規泯滅者又不知凡幾雖欲修之其何
從而修之余曰不然夫前之人忽其易而不修余今日
又畏其難而不修將日復一日年又百年白山孝水依
然而事蹟湮埋必至無一留傳而後止又烏覩所謂稽
圖按籍瞭若指掌者乎且秉彝好德人有同情彼草茅
淑行闡闇幽光故老之傳聞前賢之紀載迄今尚有稱
述忽衰者物聚所好吾知其可信而可徵也乃訪之紳
士詢之芻蕘搜之碑碣而舊志之家藏善本者出矣續
志之畧而未備者亦出矣典故之雜出于他書姓氏之
散見于碑銘者無不出矣因而按部就班採新續舊凡

有見聞輒命霖兒手誌功閱一年藁凡四易爲書十卷爲紙四百一十餘葉即不敢曰釐然具備亦庶存什一于千百乎爰就有道共相參稽而遍邑之薦紳先生暨宮牆碩彥覽斯志者亦無不過加獎借謂此一百五十餘年未修之舉而今得去疑存信告成完書是宜懸諸國門永垂不朽余以知前此之因循廢墜者坐于意之不銳倡之不力而非此邦人士之忽焉而不講也故曰有司之過也後之君子倘其鑒前車之失而踵事增華隨時編輯則固余之所厚望也夫 以上並舊志

續纂縣志序 藁本未刻

邑令 文宗玠 廣西

盈天地間凡人事之後先輝映皆屬迹象倏然過而不留其所以常存而可考者惟語言文字筆諸史册乃不朽耳向使亘古以來無語言文字載諸史册則生千百世後其人雖甚聰明特達欲舉千百世以上之人事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而藉以考核得失垂訓無窮也豈可得乎惟分量大而願力宏者故能取材廣博去取謹嚴上下數千縱横一萬捜羅無遺裒成卷帙如春秋而下若越絶書前後漢書唐書隋書以至通志通鑑是也其次則一鄉一邑其在天者有分野灾祥之可稽其在地者有建置物産田賦之變更其在人者有文章勳業忠

孝節義實有可與兩大長存而不朽者夫奚可任其過
而不留乎長山古於陵地爲青齊名區原有邑誌遞經
修輯共十卷其於分野災祥建置物產田賦文章勳業
忠孝節義自康熙四十九年上迄周秦以前固班班可
考矣獨是自康熙四十九年後迄於今茲五十年矣年
月積久而人事遞增其間之可傳而不朽者指不勝屈
倘於此時不克表其光發其幽羅而致之使有成牒以
令人待後人後人而復待後人則耳目既遥而見聞不
確其不致湮沒於名山風雨寂滅於稗野弗存也幾希
予於乾隆二十三年冬底奉檄莅兹邑公事之暇搜閱

邑誌竊喜前之修誌者留心乖裕考核詳使法戒昭然於今若揭乃轉恐五十年來凡邑中之可傳不朽者或致隨化而盡過而不留也於是謀諸廣文畢袁兩先生與邑之紳士耆老不禁廣詢博採務殫一時之見聞使五十年之人事不致遺漏集成一編曰續纂而同時之邑尉包公且忻喜躍然以繕寫編次爲已任是皆非矜所長也實惟過而不留是懼耳夫古今之推作史者必曰三長邑誌之可信可傳亦猶史也其從前之已修者予未敢輒易一字恐開後人齟齬前人之漸且予自揣非材薄植示不敢專也至若茲之續纂者則更不敢

謂一成不可易也亦第惟過而不留是懼於是乎亟爲留之以竢後之分量願力卓犖不羣者或舉茲之所纂與原誌合而爲一或刪繁就簡何去何存俱無不可故遍詢四境採訪一時用成茲集實厚望將來修輯畧有據依不欲以慮願相竢耳是爲序

本書

閑放集自敘

青溪知縣李瑱　邑人

夫詩者言志也情動于中聲成于外于是乎有詩余雖不敏而有志于斯道者久花朝月夕未免與懷良朋好友間有贈答所賦得竹亭集森川集以及長安南遊諸集一時頗爲同志所賞奈自庚寅歲涖仕青溪三載來

薄書如山徵輸旁午耳目手足五官並用求一睡之隙
一食之暇不可得且仰體
君恩恪遵父訓清白二字雖可以信心然室如懸磬盈塵
每致歎貧吏之釜無米不能作巧婦之炊海運乍浦爲
累糟墊官帑爲累交兌旗丁爲累以至戰艘號舫在在
應修棘闈公署處處須補其餘零星細務未可枚舉又
皆緊急不少緩貸因之東那西湊剜肉醫瘡種種賠墊
日塡塞胸臆中兀兀然如木偶求向之所謂詩情者無
毫釐也偶有公餘片言多太息之聲殊少琴鶴雅趣今
壬辰之十月通牒上官力辭印綬羈留于姑蘇臺畔幸

那移得白恭邈
天赦放閑之餘逍遥天涯晦明風雨觸景移情采芙蓉于
江上思美人於雲中訪桂虎邱居然身倚玉杵題梅元
墓何必夢入羅浮望白雪之詞塲正愧巴句抑明月之
漁船竊效吳歌雖栗里之無拘蓋由天放抑樗林之得
老實係身閑所以張謂去官詩有云策馬從茲去雲山
保閑放噫嘻難哉非閑而何以成放非放而何以能閑
悠悠
皇仁直與日月並恒乾坤同壽矣不敢忘情因以名篇兼
誌吾廬使世世子孫共知所感激云本書

雙桐軒稿序　嘉慶元年　　尚書紀　昀　獻縣

余兩女皆適袁曙海臬使子以臬使交最契也其得交于臬使則以臬使兄清慤公故憶自乾隆戊辰至甲戌清慤公方官京師與秦學士澗泉盧學士召弓張編修松坪周舍人筠谿陳舍人筠亭王舍人穀原左舍人羮塘丁舍人葯園錢詹事辛楣及余與從兄懋園均應禮部試結爲文社率半月而一會商搉制義往往至宵分中間暇日又往往彼此過從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留連時以詩句相倡和一時朋友之樂殆無以加也數年間十二人中成進士者七各從仕宦相晤

遂稍稀又數年升沉聚散所遇不齊舊雨凋零宴遊闃寂惟清慤公與余尚時相見及公入參樞密出督畿輔以遠嫌之故書問併疏至公薨屋邱山而故友十歿七八矣然追憶曩昔儼然如昨日事也嘉慶丙辰公次子繼勤編公詩集爲卷郵寄京師乞余爲序余敬讀之宛然月下風前與公拈韻之日中懷振觸百感蒼茫能勿老淚縱橫哉公遭際

聖朝敭歷中外以經濟立功名以操守勵風節載在

國史光耀汗青豈復藉月露風雲與詞客爭長短然詩以言志古聖所云心術學問皆於是見公詩和平溫厚無

叫囂激烈之語平正通達無纖仄詭俊之意卽流連花月賦詠禽魚亦皆天趣盎然無枯槁蕭索之氣所謂仁義之人其言靄如者耶公爲漁洋山人之孫婿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劒彼此互譏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見也公詩不愧爲王家婿而讀公之詩慨然遠想可見其人亦足以兼攝趙氏法其殆蟬蛻是非之外而毫無畦町於中者乎是亦足見公心矣曩與公論詩嘗持此議公不以爲非每持以告人或不盡相許今序公詩附著

此意於篇末知音者希之感又輾轉余懷矣河間姻弟紀昀序時年七十有三本書

送靜翁李大中丞任閩中序　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

皇帝曰嘻崇汝岳瀆之位民生甚幸莅吾父母之邦移大國之風垂陰棠樹分太山之雨制閩榕城攬轡登車梓桑蒙潤傳騶避道草木知名

廟堂紓南顧之憂海隅瞻北斗之望驩呼旁午慶兆先庚竊效輿情頌章甫袞衣之句敢隨士論鋪濃墨大字之書粤自帝室勤勞周公主陝王言出納山甫徂齊必先天下而憂乃見聖人之任況閩越爲南國之咽喉征鎮

允兆門之管鑰安得頗牧旌鉞頻煩除是范韓冕旒倚
注非常功稱非常事第一官用第一人我老公祖派衍
隴西書傳濟北居室傍孔孟之里絕學猶存鼎朝齊蘇
杜之名家風未遠蟠桃本西池之種千載一嘗仙李盤
上界之根百年幾見故自頡頏霞佩磊落氷銜門排則
二等金釭院直則一聲鈴索脫將囊䫌擢在班心朝方
畏其彈蕪獄已清於聽棘李官丹筆日千里而有餘榜
署皂囊月九遷而無歉甫升班於獨坐俄
巽命之重申犀甲熊旂專七閩之巨鎮豸冠驄馬領九郡
之元侯蓋公望公才廷臣無出其右而

朕夢族卜
天子獨斷於中臥護捨裴相安之保釐非畢公不可由是
盈朝舉笏多士彈冠長河報郵吏之迎綠綈趣駕邊海
待真人之至紫氣滿城政布由庚先見豐年之兆化蒸
折甲坐收期月之功波挂天紳汪澤漲桃梅之水噫成
地籟聲教撼旗鼓之山用篇章以續國風文翁姚姚之
化洸醍盎以饗軍士武岡矯矯之風若其脚走陽春胸
羅雲夢建士之衣冠民物莫不牢籠越嶠之山水禽魚
都歸長養千行市舶倭蠻亦問寇公一下軺車齠齔皆
知君實經濟而逢常相國一變如反手然風俗而得朱

考亭萬物均吐氣矣嗣今闢五十七城之晏粲從此崇
二十四考之勳熙膺銘彝鼎而被管絃定開畫錦道古今
而譽盛德足副　宵衣晉經衡樸學動欲行其本心仕
傀儡材願無求於當世竊嘗希蹤元禮敢謂方駕行周
是以宏闊韓門頻瞻峻望柯亭劉井每傃風流自聞出
建纛牙不覺折屐齒汝舟楫汝霖雨匪同隣室之歌
呼我子弟我田疇豈是他人之肥瘠爲吾州快鳳凰之
覩對廣厦鳴燕雀之私行將致尺素而唱父老俾聽陽
公則且飛一醆以賀江山姑同白傳　採訪録遺

袁母呂太夫人七十壽序　内閣學士竇光鼐　諸城

袁母呂太夫人者元城縣知縣候補知府軍功議敘按察使司副使紫巘公之次女戶部河南司郎中
誥授中憲大夫贈光祿大夫松山公之德配而今軍機處行走吏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事務愚谷公之母也乾隆十六年太夫人以贈光祿公貴遇
覃恩封恭人後以長君少宰公貴再遇
覃恩晉封一品太夫人今年正登七秩秋八月十日慶誕之辰吾鄉姻戚咸欲製屏幛陳詩歌具道太夫人鍾德之厚逢福之備以爲壽而問序於予予應之曰德存乎人是皆所自爲者也福存乎天是莫之爲而爲者也人

所爲者語其事則人皆以爲當然而未必能然也夫所爲者語其事則人皆欲然而亦未必能然也其幸而能然則又有彼此豐嗇之殊初終否泰之異欲以語其厚且備焉難矣若太夫人者其爲婦也舅姑稱孝焉伯叔姊妹稱友焉相夫子於家於官稱理焉及其爲母也子若孫稱能訓焉凡此皆人以爲當然而未必能然者而太夫人咸能是是其於德也可不謂厚乎向書洪範陳五福皆人所欲然而未必能然者也然以攸好德與壽富康寧並列爲福而不及貴誠以好德之不能兼則壽富康寧亦不足以爲福而貴則王者所固有言福則已

兼之也下此而言福則又難乎其兼之也太夫人兼之
矣旣於其身且於其子孫五世一堂簪笏濟濟是其於
福也可不謂備乎旣厚以備是人所自爲與天之莫之
爲而爲者適相合也可不謂天下之至難乎先是長君
爲廣西按察使時以候補來京入
覲自言太夫人年高懇
恩留京迎養得
旨以三品京堂用補太僕寺卿尋擢侍郎歷吏禮刑工四
部每
召對輒奏

溫旨存問三十六年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太夫人偕在京三品以上諸命婦
設經壇西華門外敬迓
慈輿蒙荷
恩賚至優極渥此巾幗之殊榮近代之希有而太夫人實
逢其盛則尤難也今長君少竿方膺
聖上簡畀之重地親而任鉅可以有立諸子龑龑內外分
鑣令孫筠坡以進士掌政武庫譬猶塈墉蘗梓茲焉復
始令夫受於人者厚則其爲報也不容或薄而況受於
天者耶天之所厚不可倖而福之極備雖德可以居之

長君少宰亮天之功忠藎日益懋諸子若孫之仕者分
天之職官守日益勤則以　國之楨爲家之肥所以奉
太夫人之歡心而永綏純嘏者正未易量也以是爲壽
其可乎衆皆曰信於是第其辭而書之採訪錄送

乾隆四十六年
聖駕西巡駐蹕保陽太夫人時七十六歲就養制署出郭
恭迎
鑾輅蒙
上垂問年齒
賜御書南陔衍慶扁額及大緞豈貂等物復叩接　內廷

主溫諭扶至輦側執手下詢尤異數也臣家所宜鏤
骨以識者戶部郎中袁守仰附記

跋

跋釋宗泐長白石刻手蹟　　王士正

予鄉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手蹟凡古今詩十五首末自題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作迄今已三十餘年偶持鉢過長白劉老別業憶舊作書之幾然自矢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後有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嘉靖乙丑三月李攀龍予按季潭以胡惟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與做散僧發往鳳陽槎峰渡江

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必有訛誤題其尾以俟考蠶尾續集

書西園賣菜圖後　吳長榮邑人

余先世有明之初徙自直隸棗強占籍長山五鄉六圖二甲時久亂初定負郭盡爲茂草無居人外遷者邑令按戶闢産余始祖得城西北隅地百畝拓爲菜園種蔬蓺世其業吳家菜園名自此始世代既遠或割地分他支或漸更異姓不一守其業者惟吳姓居多自先曾王父階州公天啟初卜葬於此先王父文林公慘淡經營凡族人有售田異姓者勉力以他産易之先君子內邱

公繼其志舊業百畝今爲長榮守業者十分之六自丙
邱公謝世里中豪家多覬覦百計餌余余懷念先澤兢
兢固守三十年不敢失墜至今五十餘畝皆仍以種菜
爲業三春賣菜時肩轂相接皆指爲吳家菜園子孫輩
何其念祖先守業辛苦不棄三百餘年舊業吳氏有厚
幸矣因倩桓臺王子石丈繪圖如左康熙甲申中秋分日
蕿園灌長吳長榮記乙酉大寒日同學弟安邱張在乙
敬書 圖藏邑紳袁氏
採訪錄送

遊江浦石佛寺示衆事在洪武中而北略未幾二年公

有誰說題其尾以俟考　蠶尾續集